



他很清楚。她逆着父母和他在一起，陪了他近三年。她为他辞了职，过打零工和住小屋的生活。他没法有怨恨和更多的要求。但是现在他发现，在她离开后的空旷的三年里，他还是隐隐地怀抱悲壮的怒气，他把这悲壮和怒气变成冰凉的偏执与耐心，结实实地坐住了学术的冷板凳。他是一个好学生、导师的得意弟子，所有人都看得见的才华和远大的学术前景。眼下，此时此刻，他有点乱，因为“耳朵”让他坚持了三年的结了冰的悲壮突然受了热，可能要软掉乃至融化。他听得见这两个字的声音，分别从舒袖的灵巧的舌面和舌尖发出：耳——朵。

他回复了一条模棱两可的短信：耳朵一直在。

然后，舒袖：嗯，晚安。

然后，他：晚安。

一场猜谜游戏到此结束。这一夜初平阳恢复了失眠的习惯，最后一次看手表是凌晨三点半，清醒了这么久，他开始累了：根据丰富的失眠经验，他知道自己快扛不住了，脑子里逐渐糨糊化——不能思考意味着就要睡了。而在此之前，他的大脑像苹果电脑一样高速运

他们在空无一人的院中走着，在美人蕉前站了片刻，又看一株修剪成小树模样的月季。“我记得舒府里的花工，曾把一棵很大的月季花剪成这般模样，公子可有印象？”她的话让他心上一动：哦，那一定是她藏在舒府疗伤的日子。难道眼前这棵花树是大公亲自叮嘱修剪的不成？他摇头，真的不记得。他只记住了吴院公和他的马，尤其是茂密的木瓜树在月光下的香气，是那般的夜晚。大公看天上的月亮，说：“还好，那个特使总算没有忘记舒府。不过他谈得太少了。事过境迁，此一时彼一时。”她的目光转向微微荡漾的竹丛，“那天一大早，我看到你们俩在这儿交谈，他说了什么？”“哦，是的，我们早饭前随便聊了几句。”

舒莞屏从头追忆，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自己与特使的对话重复一遍。大公听着，没有一声回应。这样沉默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总教习大人，记住，不要单独与之谈论‘革命’‘总首’‘起义’，特别是关于我。这些必得回避，慎而又慎才好，我们中的每一位、每一个人都应如此。”她的目光从他脸上离开，再次转向了竹丛。竹子突然加剧了摇动，发出了噼噼喳喳的细语。它们好像也听到了这番话。舒莞屏说：“大公，我记住了。”

## 二

一连两天，大公都有半天时间习练洋文。这是两个下午，准确点说是从下午四时到夜间九时。晚餐是单独用的。每天上午大公好像起得很晚，因为睡得太晚。她戏言说：“由于那位奇怪的冷大

转，他想到了很多久远以前的事，有多久了呢？久得仿佛 Apple 和 Blackberry 还只是两种水果。

舒袖停在三年前。舒袖停在更远的地方，六年前，八年前。舒袖停在一把椅子上、饭桌前、卡拉OK 练歌房里、马路边上，停在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。

2001年7月13号晚上，舒袖坐在“椰林星诺”的露天酒吧座上，藤椅，可以将两只胳膊搭在椅背圈上，可以跷起二郎腿。十几号人围坐成一圈喝德国黑扎啤，整个淮海市只有这一家酒吧卖纯正的德国黑啤。天有点热，但晚风清爽，此去往南步行二十分钟是运河，天上和水里都有星星，冰凉的扎啤喝到胃里，浑身的毛孔都吹起了舒爽的小喇叭。滴滴嗒，滴滴嗒。舒袖穿白色短袖衬衫，袖口是马蹄形，每个袖口缀有两枚淡蓝色的纽扣，褶皱布白底蓝碎花长裙，光脚穿一双跟高三厘米左右的淡蓝色凉鞋。这一年她二十二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准备去实验中学教初二级的语文。初平阳当时根本不知道她是哪个部分的、跟谁来的，好几拨朋友聚在一起，人多，都没法一一介绍，介绍了也记不住。他连她叫什么都不清楚，他们只是碰巧坐在一起，舒袖正对着椰林星诺外墙边摆放的电视，初平阳稍微侧对着电视屏幕，一抬眼就看见舒袖的侧脸。酒吧外的灯光不是特别亮，被南方来的老板调成了适合谈情说爱的柔和的橘黄色。在这种灯光里，舒袖的马尾头发和圆润的脸颊侧影发出一种奇异的光，家常、温和但有质感；鼻子饱满，光在鼻尖上聚成了一个点；笑的时候整齐的牙齿闪烁，初平阳想到了骨瓷和玳瑁，她很少说话，大部分时间微笑；在初平阳接下来八年的记忆里，他总要从鼻子、牙齿和眼神开始想象舒袖，所以，必须说到舒袖的眼神。

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在别的女孩子眼里看见这样的眼神：遥远但不

至于苍茫，平和但绝非天真和青涩，她的眼神是哑光的。不像二十二岁的眼神那样光滑鲜亮，也不像四十二岁的眼神，开始复杂和浑浊，它的朴素表明它什么都看见了，但杂质永远也进不了它的视野；难道一个女人在三十二岁会有这样的眼神？初平阳不知道。初平阳还发现，乍一看她是单眼皮，其实是双眼皮，她的睫毛没有经过夸张和变形，是它们该有的样子。在此之前，初平阳见过这个年龄的女孩只有别样的眼神：单纯的、天真的、热烈的、燃烧的、绝望的、悲苦的、矫饰的、凄厉的、乖戾的、木然的、呆板的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，但她们还是太像了。所以，那个晚上吕冬老是让他坐到对面他旁边的椅子上，初平阳坚决赖在原地不动。他喜欢一抬眼看见这样一个让他无比舒服的女孩，尽管他不认识她，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

还有，她能喝啤酒，这一点出乎他的意料。德国黑啤醇厚，他也只能浅尝辄止，服务员一扎扎往桌上端，他从头到尾也就喝了两杯，而舒袖喝了八杯。别人说，喝，她就微笑着端起杯，豪爽但不生猛。别人说，干掉，她就认真地干掉，虽然包括提议干掉的人也只喝了一大口。她喝酒的样子让初平阳踏实，觉得她不可能喝醉，喝醉了也仅仅是继续微笑，在橘黄色的灯光里，让鼻尖、牙齿和眼神发出自己的光。

初平阳记住这一天并非因为见到了美女，而是因为这一天有大事，他们正是为此聚在一起：电视正在直播，看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将花落谁家。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初平阳能够把这个日子记得如此之牢。北京时间22点10分46秒的时候，在莫斯科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站在麦克风前，向全世界宣布：北京成为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。初平阳听见他所生长的整个城市

都欢呼起来。椰林星诺的老板端着啤酒走到他们跟前，跟每一个人都碰了一下杯，说：

“各位，放开了喝，今晚打八折！”

一向寡言的吕冬也叫起来：“老板，再来十扎！”

舒袖转过身向初平阳举杯，说了那天晚上对他说的唯一一个字：“干。”

不过非常遗憾，舒袖一直想不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曾碰过杯，她记得的是，那个叫初平阳的研究生在那天晚上预言过纽约世贸大楼的灾难。这一年的9月12号，也就是差不多两个月后的一天，她发现全世界都在谈论一起可怕的纽约撞机事件，“双子座”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洞穿了，两座摩天大楼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变成废墟。然后她想起7月13号晚上。

拿到奥运举办权的兴奋到了午夜才慢慢淡了，一些朋友回家，剩下的继续天南海北地乱扯。扯到中国就加入WTO的问题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，扯到中东和巴以问题，扯到世界局势，扯到发达国家第三世界。当时初平阳正在念研究生一年级，回故乡过暑假。他说起起研之前随学校的代表团去美国，参加一个中美大学校际学术交流。他说，从美国回来整理照片，吓了一跳，他发现自己拍了一张飞机撞击方尖碑的照片。在飞机头马上触及方尖碑的一刹那，他摁下了快门。他放下照片就去网上搜索有关新闻，方尖碑好好地矗立在那里。他再回过头研究照片，发现是个视觉错误。拍照时他站在国会大厦下面的栏杆前，对着华盛顿国家广场，他想拉出一个纵深，把方尖碑也放到取景框里，碰巧一架飞机从东北往西南飞，去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，在某一个瞬间必然要与方尖碑重合。就在那个似是而非的瞬间，咔嚓。大家都觉得他大惊小怪，还以为真出事了。（未完待续）

# 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70）

人，他昼伏夜出的动物习性有传染性，我好像也不知不觉睡得晚了。这实在不好。”大公一般会在上午九时起床，用过早餐一会儿茶，然后入浴。她说这个习惯是小时候奶娘帮自己养成的：“奶娘好干净，她其实也是富贵人家出来的。她有句名言，‘一大早干净了，一天都是新的’。日子长了，哪天上午未浴，人就不舒服。”她泡温泉，然后还要用一段时间祛除身上的硫磺味儿，带着淡淡的茉莉香气出现在下午四点的书房里。

他们用洋语互致问候。她脸上洋溢着少女般的神色，双唇未能合拢，总是在微笑中闪烁牙齿的晶莹。这副模样在他眼里是自然的，似乎是大公永恒的徽章。他无法想象她以何种威严降服六位将军，以及那些肤粗肌壮、毛发疵疵的都统和都尉。他看不清也不愿多想，只在她拟定的精神菜谱中，赶赴一场无从想象的盛宴。他觉得没有比自己更加幸福且责任重大的人了，时而提醒自己，正在习练洋语的这个人，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准确与否，都会在日后的某个时刻产生无以言喻的重大作用。大公说：“我想，那位特使的东洋语必会流畅，可惜没有机会听他说起。”

提到特使，他有一阵紧张。院

中竹下的一幕又泛在眼前。他双眼低垂，两手好像沾了什么，在裤子上轻轻揩拭。大公一直看他，轻叹一声走到跟前。“大公，”他呼出若有若无的一声，站起。他又一次发现大公的个子比自己还高。茉莉的香气浓起来。“我那个早上太轻率，也有些莽撞，不该与特使单独交谈。”他无法掩饰内心的哀伤和沮丧。时钟的嘀嗒清晰可闻。一只怜惜之手伸到颊上，稍停又转向脑壳，力气加大，好像在感受一副完美的颅骨。他有些鼻塞，用力吸了一下。大公的手移到他的肩上，接着又是另一只：“你还是个孩子！”她拍打一下。

他为竹丛下的交谈而愧疚，可大公这会儿的一句感叹，竟激发出他内心深处一个执拗的声音：不，我早深处了十八岁，是一个成熟的、历经磨砺的、粗糙而韧性的男人！他记起了上次来行营时当众与憨儿的搏击，尽管对手暗中退让，但自己毕竟展示了一番身手。“我可以面对杀伐不露惧色，随时都能奔赴战场！”一句豪语在心中沸腾，胸脯不由得挺起。一只小兔在体内撞击，让人呼吸急促。大公轻轻触及他的束发，将几丝乱发抚顺。

“看到你，就想起了吴院公。

你是他身边的孩子，他把你托付给了我。”她的目光抚过他的脸颊，仔细而又热切。他把脸庞转开，像从深水藻叶中探出，大口吸气。全身都沾满了浮藻。闭上眼睛，感受挂满肌肤的小小绿瓣。这种无根无叶的单细胞植物紧贴他的躯体，正一点点风干。“公子，就像在院公身边一样，你尽可无忧无虑地长大。我继续他看护你，不同的是我身为女人，该给你更好的呵护才是。每想及此就让我歉疚，因为这里，我和我的人身处险境，常常免不了拼死一挣。这真的关乎生死存亡。我们的敌手是凶残到无可想象的恶魔，他们比猛兽更加嗜血。我的公子，水滑俊美的孩子，单单是为了你，我和我身边的人也不会怯懦，不会犹豫，更不存幻念。我们筑好沙堡，建起大城池，就为了将来的一天。这会是一场决战，直到最后，最后的大捷。公子，我们一起往前吧，不必怀疑和踌躇了！你能想出那是怎样的一天吗？你能耐心等待下去吗？你告诉我，不要有一丝遮掩，所有的疑惑，我都会给你说个分明，让你不再挂碍、犹豫和顾虑。公子，你这会儿就告诉我吧，说出你的全部、你最真实的想法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（连载24）

就是放，那些好舔肥子们的神仙大概也听不见。何况自己心情阴得跟锅底一样，哪有心思弄出属于过年的响动。他只翻了翻身，恰好跟花如屏翘着的胯骨贴合上了。花如屏也顺势把胯骨朝前顶了顶，像水蛇一样扭在了他身上。他就又来了感觉，并立马念叨起陈院长的好来：“还真个让他说中了，啥都好着哩！”便又金钢钻一般揽起了瓷器活儿。

她说：“人家都出天星放炮呢。”

“咱好像没炮似的，放放放……”

出天星的满村响动，让守了一夜的安北斗，从昏昏沉沉中打起了精神。他想这阵儿温如风大概是不会扛着侧面刀出门了。他爹娘也把脑袋伸向窗外，一边拿手帕擦迎风泪，一边瞅着温家院子的风吹草动。直到天大亮了，孙铁锤家出天星的铤子、鞭炮声熄火了，温如风的儿子也在道场上放起了地老鼠，尤其是花如屏端着夜壶，很是安静地去了茅房，他爹才说：“年三十夜看来是平安无事了！”

这时，不仅他娘打起了喷嚏，他爹也咳嗽得心肺都要拽上来了。竟然像传染病，安北斗也喷嚏连天，眼泪汪汪。他娘说：“招祸了，一家人都招祸了，我赶紧烧姜汤去。”

## 14 请春客

北斗村的年过得比往常热闹了不少。尤其是这几年有人出门打工，回来领些红男绿女的，初看都不认识了。可细一看，那不是雷家的存蛋、汪家的存盐、齐家的存霞、尹家的存兰嘛，但如今都不叫存蛋、存盐、存霞、存兰，而称托尼、汪总、丽达秘书和兰溪美发总监了。头发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斑斓，男女也不大好多分辨了。但却有一种共识：普遍对村里变化太慢有意见，说人家把人都活成啥了，咱还是这势。炮放得多、放得响顶顶用。

说归说，意见归意见，人家孙铁锤从正月初二开始就吃起“磨盘会”来，地方上叫请春客。一般从正月初二开吃，直到上元节，更有吃出一个正月的。有的是亲戚门户圈子，有的是人情交际圈子，有的是“逞能摆阔”圈子，还有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的“奈何不得”圈子，反正就是挨家挨户地转着啣。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，自是种种“磨盘会”的上宾。从孙铁锤他家孙存益那会儿起，基本一个正月都不用回家吃饭，整天都是醉醺醺的，有时还得主家朝回背。第二天早上头还晕着，但中午又得前呼后拥地出门吃去。那时公子孙铁锤就跟着混了不少嘴。到了他这阵儿，开“磨盘会”的风气更是有增无减。不过孙铁锤在吃别人家的同时，也会在初七那天，亲自摆上几桌，招待重要客人。按地方风俗，一鸡、二犬、三猪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马、七人、八谷、九豆、十麦。就是这十天都要有所管待敬待，比如一鸡、二犬，就是初一得给鸡喂好些，初二得给狗几块像样的骨头。而初七管人，算是请春客的正日子。孙铁锤家待客，自然得放在这一天了。

安北斗作为镇上干部，已几年都被邀在列。大年初三，孙铁锤就叫驴上门打招呼了。可今年他既没说去，也没说不去，只嗯啊着点了点头。虽然看不惯孙铁锤那一套，可也不愿得罪人。毕竟家在村里，面子抹不开。

这时温如风就放话了：“初六是个出门的好日子！”

如果初三这货真出门告状去了咋办？所以他在初三那天，就急急呼呼吸车子去了一趟派出所。所里门口的偏斗摩托上，又骑着几个人。何首魁正坐在办公室里，拿着手印、脚模在比对。

安北斗拱拱手说：“给何所拜年了！”

“空脚吊手的，拜个鬼年！”

“这不请您吃饭来了嘛！丈人爸晚上在农技站请客，让我来请您！”

“你看我还有时间吃饭？这几个货，趁三十晚上，把人磨石沟口一棵白果树偷着挖了，上百年的老树哇！几个挨瞎垂子的，都弄到小磨岭梁上了，叫我们撵回来了。气得我都想把几个骗了！”

“你这是看啥？”

“看这几个货，是不是偷温如风那棵树的货。”

“是不是的？”

“不像。几个也死不承认。我还对一个哈屁上了刑，可胡乱承认的，都牛头不对马嘴，看来的确不是他们干的。行刑逼供那一套使不得。”

“何所，温如风那棵树，八九不离十，就是孙铁锤和叫驴他们干的。”

“你看你，证据呢？你把证据给我拿来！”

“并且温如风也肯定是他们打的。”他还说得很坚定。

“安北斗，你管好你的计划生育就行了，破案少掺和，那不是你的强项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外行把案情分析得跟唱戏一样，头头是道的。常常会把破案线索引向一边去。温如风挨黑打的过程，我详细调查了孙铁锤和叫驴他们的客观时间，都没有作案的可能性。证据，一切都得拿扛硬证据说话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